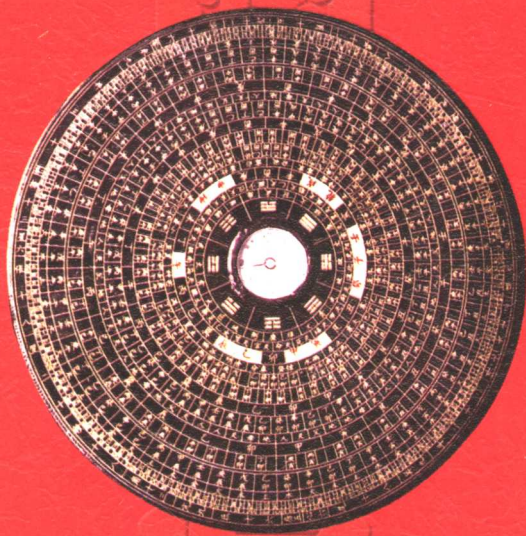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社会热点小说丛书

连滚带爬

商场、官场、情场、圈套……



陈武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连滚带爬

陈武 著

2007

[illegible]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连滚带爬 / 陈武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1

(中国社会热点小说丛书)

ISBN 978 7 - 5404 - 3855 - 5

I. 连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6590 号

连 滚 带 爬

陈 武 著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0.25

字数: 220,000

ISBN 978 7 - 5404 - 3855 - 5

定 价: 20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—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录

001第一章 “都是朋友。”许可证又对我们强调一句，然后说，金中华金主任是市经委副主任，专管我们张田地张大老板的事，李景德李秘书长是市府的副秘书长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大家认识认识……

035第二章 许可证公司的老总当了副市长以后，几个副总都有了心事，不久又都没了心事，这是因为，公司来了一个党委书记做一把手……

069第三章 我以为他们会谈什么绝密的情话，或者是谈生意，没想到是说张田地、李景德、金中华，还有更大的副市长、人大副主任这些官，期间还提到另外一些长……

105第四章 小麦说，把你放在许可证那条道上，你也混不出许可证那个样子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以为当官好当啊？你想想看，你能像许可证那样……

130第五章 你知道，海马已经不在殡仪馆做烧尸工了。不是海马不想干，海马干什么都无所谓。海马干什么，心里都装着文学……

162第六章

他要是让社长离开报社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社长高升，二是社长犯错误下台。许可证采取的是第二条策略。这当然是要费一番心机的，而且还有一点不择手段……

200第七章

许可证这才试探地说，是不是市里要调整处级班子？那还要仰仗你张总帮忙啊，我可不想安于现状，张总你是知道的，我的能力，是不是……

237第八章

鹿副市长分管全市经贸，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副市长。江苏苏感到危机四伏，她不想失去他，无论如何，她要和他在一起……

267第九章

她听说了鹿市长和杨市长非同一般的关系，杨市长还是副处级领导的时候，是鹿市长一手提拔上来的。鹿市长虽然出事坐牢，杨市长还不至于忘恩负义吧……

298第十章

许可证说，什么不甘心吗？谁不是连滚带爬吗？当市长就不是吗？鹿市长不是还坐牢了吗？你再好好想想，看我的话有没有道理……

第一章



1

我一向认为，喝酒，是增进情感和交流思想的有效途径。许多事情，在别的场合解决不了的，在酒桌上往往就能顺利解决。大部分人的朋友，也是在酒桌上相识并相知的。难道不是吗？推杯换盏间，陌生人变成熟人了，熟人变成朋友了，朋友成为了两肋插刀的铁杆弟兄。所以啊，为什么喝酒喝了几百年几千年，人和酒越来越近乎呢？喝酒喝出各种各样的仇恨来，也喝出各种各样的友谊来。友谊多深喝多深；交情深，一口闷；交情浅，舔一舔。这些都是喝酒的歌谣。

对了，我就是去参加一个朋友聚餐的。简单说，就是去喝酒的。

请客的是十年前的一个朋友。

十年前的朋友发达了。

十年前，我这个朋友叫达生。当然，他现在还叫达生。

不过，在十年前，达生属于落泊之人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一双皮鞋能穿四季，一套西服也是长年不下身。十年了，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，说发达就发达了。达生，的确和他名字一样，吉祥而如意。海马早在十年前就说过，达生命相好，名字更好，听听，达，生，发达的生意人，多贴切啊。说来有趣，在一个城市里住着，也听海马或许可证偶尔说起达生，居然就是十年不见面，十年不见面，还叫什么朋友啊，还不是喝酒喝得少啦？如果不是达生安排这次聚餐（通知人是海马），我们的情谊，多半还会这样陌生下去。

达生现在春风得意，他在春城饭店请我们吃饭。我们以为，他会和我们另一个朋友许可证一样，也会一身名牌，也会带着秘书（女友），也会得意忘形。可我们一见面，让我们大失所望，达生还是十年前的达生，破衣烂衫，灰头土脸，胡子拉碴，一说话露出两颗门板一样的白牙。海马扯他一把衣袖，夸张地打量他几眼，故意幽默地说，不像啊，这哪里是一个大老板啊？达生手里甩着车钥匙，把车钥匙甩得哗哗响，若无其事地说，你看我像什么，像个司机？海马说你别抬举自己了，我看像个捡破烂的。达生轰然大笑了。这一笑，我听出来了，达生确实不是从前的达生了。从前的达生，哪里这样放声笑过啊。从前的达生，很少笑，即便是偶尔一笑，也藏在喉咙里，就像一口痰没来得及吐出来。而达生现在的笑，是从胸腔里发出的，豪放而舒畅，和有钱人的笑别无二致。

已经到了三个人了。达生是东道主，他先来理所应当。海马是个耽于幻想的自由作家。他有一个漂亮而可爱的老婆，他老婆有一个诗意的名字：汪洋。他老婆小汪，盲目地痴迷文学，就连她的爱情名言，也和文学有关，这就是，我不是爱你海马才嫁给你的，我是嫁给文学的。为此，海马感动得不能自禁，热泪流成了太平洋，发誓要对得起小汪，对得起



小汪就是对得起文学。可是，多年下来了，写了那么多文字，都成了废纸，文学对他一点情面都不讲，他还是一个文学小青年。文学小青年一直受困于文学，他闲着没事，一边构思着一边早早就闲逛过来了。我呢，就不用说了，最惨不忍睹的一个画家。谁都知道我是画家，最拿手的是水粉画，却对油画情有独钟，十多年前就参加过市油画大奖赛，并获得了第一名，许多人以为我会在绘画上一展身手，没想到我却做起了生意来——搞起了装潢公司。多年下来，画没画出名堂，装潢公司也开一个赔一个。现在落得帮一些小公司打短工，这里几天那里几天，画一些不成体统的东西（有活就画，没有活就呆着），和勤杂工没有什么两样，有时候能混点小钱，有时候连一包烟钱都混不到。我对目前的处境不能说喜欢，但我还没有资格去讨厌它。惟一让我有点负担的是，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居住。我原来居住在老城区的房子拆迁了，补贴我的费用也在我几次投资中赔光了。我只能在大部分时候睡在工地上或者工作间里，实在万不得已，我才跑到我在城郊租赁的平房里住上一晚两晚，以对得起我已经预付的房租。

能够和多年前的朋友相聚，我就像找到组织一样高兴。至少，我能有一顿饭吃了，有一顿酒喝了。要知道，有时我连吃顿饭都相当困难。能够和失散多年的亲如兄弟般的朋友同桌共饮，我没有理由不和他们一样开心。

达生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，还和十年前一样，这让我有点始料不及。而达生那句话，就让我有点百感交集了。他说，老陈啊，你倒是一点没变啊。

十年了，一点没变可不是个好事情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达生。我看着达生，想说你也没变啊，可这话我说不出口，我是从里到外都没变，而达生外表上还是十年前的达生，可他开上了切诺基豪华吉普车，关键是，还是一家私营企业的

老板。海马跟他有过联系，说他那家财务软件推广公司，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分公司，真他妈不要太牛逼了。

今天请客的怂蛋就是海马，他早就跟我说过了，要敲达生那小子请客。这一说就是不短的时间。一年多来，海马屡次提到这个话题，可一直也不见动静。海马说，达生的公司我没去过，但电话我知道怎么打。我说那你就打呀，先让他请一顿再说。海马说，我也没少打，这家伙应酬多，腾不出空。我就以为达生那小子小气，或根本就把我们给忘了。这也难怪，当了老板，又是成功的大老板，事情怎么能不多？不多怎么又能叫老板呢？天天要是跟我们一样，闲着没事，还当什么屁老板！所以，从一开始，我就没有奢望达生能请客。可就在海马好久不提这个话题的时候，突然的，海马一个电话打来，竟然就吃了。

客人都到齐时，吓了我一跳。请许可证是不出我所料的，另两位就大出意外了。她们一个是许可证从前追求过的小麦，一个是视我为仇人的芳菲。说芳菲是仇人，当然是指情感上的，早在十年前，芳菲差一点闹出婚外情，她那个婚外的情人，就是我。只是，一个不恰当的遭遇，让我们有可能顺当发展的婚外情突然终止了，我们也从此形同陌路（关于这段故事，后面将有交待）。

一别十年，小麦还是那样迷人，她穿一件咖啡色大衣，脖子上系一条装饰性的小纱巾，一副典型小女人的作派。她坐在那里，或者不说话，或者说一些让我们希望她继续说下去的话。可她不是太多的话，偏偏都是欲言又止的。

我关心的芳菲，虽好久不见，但她在晨报广告部当主任我是早就听说的。我在电视上，还看过她竞选主任时的演说的镜头。我下意识地看她一眼，她还是那么美丽，还是那么气质逼人，还是把笑意始终挂在脸上。如果说，小麦是迷人



的，精巧的，那么芳菲就是大家闺秀的样子，她们两人的任何一个，都是入画的。

许可证我们就不陌生了。许可证是某要害部门管要害的副总经理（原来都是称什么局的，后来机构改革，才叫公司）。许可证公司的老总，刚刚当上副市长，副市长虽然还兼着总经理，但他不可能天天到公司上班，也是不可能兼多长时间的，这不符合我国的人事体制，所以，公司在一个阶段是群龙无首，几个副总都想扶正，人人心事都不少。许可证本来在几个副总里排名靠前，本来他应该主持工作，或者是事实上的一把手。可市里不久前又配一个书记来。书记虽然不兼总经理，但，事情明摆着，书记一肩双挑也是迟早的事（据说已经一肩双挑了），弄得几个副总没了一点脾气。原来许可证手中的权力很大，书记一到任，他就被削弱很多了。

如前所述，许可证很会摆一点派头，出入不是有秘书跟随，就是红粉知己不离左右。不过，今天可能是纯属私人聚会吧，他一个人开着车来了。许可证个子不高，人也不精干，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，不过气质上还是从容很多。他当了多少年不大不小的干部，和我们在一起也比较优越，一不小心还会露出骄傲的尾巴，但他摆架子不摆给我们看（有时也例外），和我们还是能够说到一块的，不然，他也不会来参加我们这样的聚会。顺便再说一句，他对我还是比较欣赏，我在做生意那段时间里，没少找过他帮忙，也没少请过他喝酒。他忙也帮酒也喝，对我生意做不好也曾着急过，也曾给过我指点，也曾骂过我死脑壳子，也曾让我到他那里干一个分公司的副职。后来差不多都要成了，他又请我喝酒，说我恐怕不是做生意的料，离他太近，说不准会给他添麻烦。言下之意不言而喻，我也就没再找他帮过什么忙。我这人，虽然没混好，这点尊严还是有的。

小麦是步行来的。步行，大约是很符合小麦这样的女人的心情的吧。你可以试想一下，一个风姿也还绰约的女人，能从容走在大街上，不是有着平静如水的心境，就是过着简单若素的生活。

芳菲开着一辆摩托车，大踏板的那种，车和人一样既大气又中规中矩。

如前所述，我一见到芳菲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，心想，坏了，我们今天会很尴尬的，弄不好会不欢而散。可我们一打照面，我的疑虑就显得太可笑了。芳菲还是始终如一地笑着，她目光直视着我，开口就说，早啊老陈。

刚来，我说。我有点受宠若惊。她叫我老陈，这可是个新称呼。从前她是叫我什么来着？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。她的一笑，她的一声老陈，就像我们是什么都没有过的熟人。也是，如今的社会，谁还有心思记得多年前的鸡毛蒜皮呢。

落座时，芳菲在我对面坐下了。她左边挨着海马，右边挨着小麦，小麦这边是许可证，许可证这边是我，我这边是达生。达生坐在主人的位置上。八个冷菜早就上来了。大家一落座，服务小姐就开始上酒。许可证这时候就欠欠屁股，对上来的冷菜审视一番，又用鼻子嗅嗅，然后，用肯定的语气说，你们看到没有，这八个菜啊，颜色搭配很好，气味也不错，叫色香味俱全。海马还是不改他的老脾气，喜欢直截了当，他说，许总开始研究菜谱啦？许可证得意地说，也谈不上研究，爱好而已。海马说，不得了，许总官没耽误当，还是一个美食家！许可证说，吃了这么些年，不吃出点名堂来，不是白吃了嘛。海马脸上痛苦了一下，表示佩服。许可证又卖弄道，一般吃饭，都上六道冷菜，即使是八道冷菜，另两道应该是小点。没有人再去附和许可证了。他肚子里菜经可能还不少，你看他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，如果有人接着



他的话茬，那他该滔滔不绝了。

可没人接他的话茬，他也继续说道，你们不知道吧？到我们这个岁数，就是要研究点吃的，怎么吃，吃什么，事关后半辈子的身体。我对你们说啊，吃菜要以素菜为主，另外就是多吃鱼了……

达生显然对他的话兴趣不大。因为是达生请客，所以，他对许可证说，许总，我们先喝起来，再谈，如何？

许可证摊开一个手掌，送到桌面上，表示同意达生的话。许可证摊手的动作很优雅。

达生以主人的身份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，一脸幽默的样子。达生致辞了，他说，圣诞节刚刚过去，元旦节即将到来，各位至爱亲朋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祝大家两旦（蛋）快乐。在座的人对他的话不明就里，就在大家略一愣神间，达生又纠正（或强调）道，对了，是圣诞节和元旦节之间，圣诞和元旦，简称两旦，现在正处圣诞和元旦之间，祝大家两旦（蛋）之间快乐！

我听到海马哈地一声笑了。大家这才跟着笑起来。海马重复道，两（蛋）之间快乐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！

于是大家又笑一阵。

气氛一下子放松了。

大家开始碰杯。达生是东道主，他敬了一圈，五杯下去，脸有点红，说话也咬舌头了，他说，你们喝，你们喝，喝，你们喝呀，两旦（蛋）之间，快乐嘛！

这时候，达生再说两旦不两旦的大家已经不笑了。大家都进入了喝酒的状态了。

我们都以为许可证和小麦会发生不愉快，至少说话会闪烁其辞，毕竟许可证追小麦的时候，发生过许可证自杀的事件。这件事，无论在过去，还是现在，大家当面都不好再提。

我们在座的这帮菜鸟（许可证语），当年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所谓“自杀事件”当时真是满城风雨。好在自杀事件不久，我们陆陆续续就散了。这是后话，暂时不说。

第一个向达生敬酒的，不是许可证（许可证最有出息，而且他一直也以老大自居），而是小麦。小麦端起酒杯说，大老板，我敬你一杯！达生摆着手，说，这你就说错了，什么大老板啊，什么敬啊，喝酒就是了，来，我敬你！

我也想跟芳菲喝一杯，我感觉到，在今天这种场合，芳菲会给我面子的。可海马已经敬芳菲了。海马说，芳菲，你是报社大主任，想想办法把我调去吧，我小说都能写，诗歌也能写，写你们那种屁新闻，还不随便？芳菲说，我是搞广告的，不搞采编，何况，我就是搞采编，怕是也没有这个权力啊。海马说，我就知道你帮忙。芳菲就笑了。芳菲说，你一个作家，能瞧得起咱们报社这些小记者？海马说，你骂我啊，我这什么狗屁作家啊，我就是写给自己看……人家说我天天制造垃圾……不说了不说了，喝酒！芳菲抿一口酒，对海马说，你要真想到我们报社干，你找许总啊，他要是答应，跟我们社长总编说说，不是没可能。

芳菲的话让许可证听到了，许可证说，谁要到报社啊？海马啊？这个忙恐怕不好帮，报社是事业单位，海马的身份怕有问题……而且，报社嘛，那是个好单位啊，说真话，我都想到报社混他几年玩玩。

海马说，我是跟芳菲说着玩玩的，谁要到那个狗屁单位……达生，来，我们喝一个！

海马的话，明显是对许可证的话不满。

可达生望着海马，却和小麦干了一杯，这是因为，小麦在海马之前已经端起杯子示意跟达生喝了。

芳菲有眼色，立即跟海马说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



我只好找许可证喝。许可证已经端起了杯子——桌子上只剩下我们俩了。许可证脸上有些淡漠，看来他有点在乎这个了——通常情况下，东道主敬酒以后，应该是地位高或社会影响较大的人先敬酒（比如许可证）。但是，如果是兄弟们喝酒，也没人去讲究，除非他没把大伙当兄弟。不过，许可证长期在官场上混，不成文的规矩很多，有些习惯，让他改变大约也很难。许可证把酒杯端起来，吞吞吐吐地说，来，我们也喝一个。我赶忙说，我敬你。许可证说，无所谓，随便喝喝吧。许可证说无所谓的时候，我感觉他还是有所谓的。许可证没跟我碰杯，而是自己喝了一点点。我发现他有些心猿意马，有些王顾左右而言他。他是不是后悔参加我们的聚会啦？

酒喝到一半时，上了一道菜，服务员报了菜名，鱿鱼烧牛鞭。由于乱哄哄正在敬酒，小麦没听清楚。小麦举起筷子，没敢下手。她说，这是什么菜呀？没有人答小麦的话。小麦用筷子拨弄一块牛鞭，又问一句。还是没有人说。我也不好重复牛鞭什么的，我说，你吃吧。我也举起筷子。小麦说，老陈这是什么菜啊，你不说我怎么敢吃啊。有人偷偷发笑。海马起哄道，老陈你告诉人家小麦啊，你不告诉人家小麦，小麦怎么吃啊。我说，许总对菜大有研究，老许你说。许可证也笑，他讳莫如深地说，我确实喜欢研究点菜，也喜欢做菜，但是，这道菜，我还真的说不准，老陈，你好像知道啊。小麦就更好奇了，她说老陈你也怎么这样啊，老陈你知道还不说呀。小麦把眼睛望着我。小麦长一双月牙眼，媚媚的，能把人给看晕。给她这样一认真，我还真不好意思说这是牛鞭。本来，要是小麦不问，是可以自然而然说出来的。小麦一问，我就不好去强调了。我就绕点弯子，说，这道菜呀，是一种牛肉。我怕小麦还不懂，就进一步说，这种牛肉是牛

身上的一个器官，这种器官人身上也有。小麦哦一声，似懂非懂的样子。小麦说，那我身上有没有啊。大家都忍着笑。我也忍着。我知道我此前表达不准确了，我应该说，这种器官，男人身上也有。但似乎也不对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更准确。有人催我快点说。我说，哎呀，这个，这个，你身上嘛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我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。小麦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样笑，她更不依不饶了。她说，老陈你怎么这样啊，怎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，你老陈说这叫什么话啊。我说哎呀我让你搞乱了，全乱了，你让我怎么说呀。小麦在大家的笑声中悟到点什么的，小麦说，我什么黄段子没听过啊，看你老陈羞答答像什么样子。我说，我再说一句，你要是再听不懂就不怪我啦。小麦你说。我说，是这样的，你先生在家时……小麦赶快打断我，打住打住，什么我先生啊。我说，我是说假如，假如你先生在家时，你就有，或者有可能有，你先生不在家时，你就没有，这要取决于你老公——是假如啊——和你的共同兴趣。大家再次大笑了。小麦也笑了。小麦脸也跟着红了。她说，这有什么呀，你们也真是的，不就是牛鞭嘛。小麦把月牙眼都笑眯了。她说，你这个老陈啊，敢拿我开心，你等着瞧吧，什么时候，把你也红烧吃了。海马说，是红烧老陈，还是红烧老陈身上的器官啊？小麦也逗趣地说，当然是他身上的器官了。小麦的话，再次让大家哄堂大笑了。

接下来的喝酒，我就有点不安了。我不相信小麦从一开始就没听懂。她说不定是故意造造气氛呢。我敬了小麦一杯酒。我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笨嘴笨舌也不会说。

小麦说你还会说呀，我看你比谁都会说，你等着老陈，今天这事，我跟你没完！是不是芳菲？

芳菲说，我不掺和啊。



小麦的话让我心里甜滋滋的。从小麦的话里，可以听出来，她至今还是单身。不知为什么，对单身的小麦，我顿生怜悯之心。这些年下来了，一个还算漂亮的女人过着单身生活，虽不能说生活失败，至少她不算成功。我看一眼许可证。他依旧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。我想，他应该跟我一样，也在想着有关小麦的问题吧。

此后，我和小麦的目光，就经常在酒桌上弹一下，好像有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

今天东道主是达生，不用说了。招集人却是海马。酒喝到差不多时，海马说话了。他说，我们十年前在一起打过土疙瘩，都过着烟熏火燎的日子，那时候，我们有的人还很年轻，像小麦，二十岁还不到，还是个，是个孩子，是个小小小小少女。可现在，也该是孩子他妈了是不是？我是假设啊，我是说……说年龄差不多够了，对不起小麦……十年，难得在一起，我们有的人，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，比如小麦和芳菲，比如老陈和小麦，比如老陈和芳菲……对不对啊？反正说错了也没有人怪我，是不是……我估计还有第一次见面的，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走过来了，我们都走过来了，今天，能够有幸聚在一起，真他（妈）不容易。再过十年，我们还不知什么样子了，所以，我建议，我们一起干一杯，为我们曾经有过的过去，为以后我们能够常相聚。

大家齐声响应海马的话，觉得这个家伙文章没白写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

海马的话，让大家心里难受，这杯酒，也让大家心里不好受。

许可证说，这样吧，明天，我做东，还在这地方，还是这个时间，还是我们原班人马。

海马也说话了，行，明天我们都来。海马说，许总请过

了，就挨到我了，也是这个地方，也是这个时间，也是原班人马。

我不敢表这个态，我口袋里没有这些银子。

小麦说，等你们请过了，我也请大家来坐坐。

芳菲说，干脆，我们轮着得了。

大家都觉得这是好主意。我是觉得更好。我巴不得有人天天请客呢。

芳菲说，刚才听说许总喜欢做菜，许总什么时候请我们去尝尝你的手艺啊？

许可证说好啊，你要怎么吃都行，我一定亲自做。

芳菲说，听说你金屋藏娇，二奶都让你养瘦了，我们好向你取经，也减减肥啊。

许可证说，你说话也不嫌腰疼，谁要减肥你也不需要减，你朝哪里减？再减，就剩下一把骨头了。

芳菲说，骨感才好了，才最时尚了。

海马说，那你让老许开些菜谱给你。

达生说，把那道菜也开上。

大家又起哄一阵。海马更是说，对呀，老许你会烧牛鞭吗？

2

在路上，不知为什么我老想起小麦，内心深处，对她有一种探索般的向往，还有一种，怎么讲呢，说不上来的冲动吧。

带着这种蠢蠢的没有边际的欲望，我走过城市繁华的街区，走过城乡结合部，走进一条污水横流的长长的小巷，来到我租住的小屋。

我先没有开灯。这是我的习惯。